

大日本史

九十七

新羅下

第二百三十五卷 外國列傳

新羅上

第二百三十四卷 外國列傳

二〇	二五	二八	和書門
一五	二〇	二三	
〇二	〇三	〇八	
冊	架	函	號

史傳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258
冊數	150	(97)
函號	138	105

架冊〇五

六五〇和

庫	文	閣	内
三八函	一五〇冊	二〇二五八號	和書類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四

淺草文庫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外國三

新羅上

新羅本辰韓也其地在筑紫西北馬韓東南始有六部曰關川楊山村突山高墟村背山



珍支村、茂山大樹村、金山加里村、明活山高那村、後羸秦人避役適韓地、韓以東界百里之地與之、其後秦人避地者滋多、土地稍廣、與辰韓雜居、其言語多有似秦人、或謂之秦韓、凡十二國、常以馬韓人為主、而新羅其一也、地宜五穀、饒蠶桑、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其俗最忌死者、死亡者、雖父母兄弟夫婦、忌避而不自見、日本紀 高墟村長曰蘇伐公、聞揚山蘿井林間馬嘶、往視之、獲大卵、剖之有嬰兒、收而養之、

稍長而岐嶷、六部尊之、立為君、時年十三、名赫居世、始所得卵似瓠、辰韓謂瓠為朴、因以為姓、稱居西于、猶曰王也、國號徐羅伐、築京城號金城、卞韓來降、國勢寢盛、是歲崇神帝六十一年也、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垂仁帝三年、新羅王子天日槍入朝、獻珠玉刀器等物、遂留不歸、日本紀 居世死、子南解立、號次次雄、或稱慈充、方言巫也、蓋神而敬畏之也、南解遺命子儒理及女婿昔脫解曰、我死後、朴昔二姓、以

大日本史 卷二百三十四 列傳

年長代嗣位、南解死、儒理讓脫解、脫解曰、吾聞聖智人多齒、試以餅噬之、儒理齒理稠長、乃立之、號尼師今、方言齒理也、此後常以齒長嗣位、稱尼師今、以昔脫解爲大輔、改六部名、楊山部爲梁部、姓李、高墟部爲沙梁部、姓崔、大樹部爲漸梁部、姓孫、于珍部爲本彼部、姓鄭、加利部爲漢祇部、姓裴、明活部爲習比部、姓薛、分六部女子爲二、儒理二女各主一部、每歲七月既望、二女各統部內女子、每日

早集部庭紡績、夜分而罷、至八月十五日、考其功多少、負者設酒食以謝勝者、相與歌舞、謂之嘉俳、始設官十七等、曰伊伐、曰伊尺、曰倉、曰匝、曰波、曰珍、曰大阿、曰皆、授真骨、真骨親族也、曰阿、曰自重、阿、曰至、四重、阿、曰吉、曰沙、曰級、曰伐、曰大柰、曰自重、柰、曰至、九重、柰、曰柰、曰自重、柰、曰至、七重、柰、曰大舍、曰舍知、曰吉士、曰大烏、曰小烏、曰造位、儒理死、立昔脫解、脫解多婆那國王

子也、國在東海中、其王妻生一大卵、以為不祥、藏之櫃、以投海、櫃轉至韓阿珍浦、有老嫗得之、開視有嬰兒、收養之、及壯身長九尺、智識過人、以櫃始來有鵲隨鳴、故姓昔氏、解櫃出、因名脫解、南解聞其賢、以女妻之、至是儒理死、脫解立號尼師今、脫解聞金城西鷄鳴聲、使瓠公往認、瓠公至城西始林、有金櫃掛樹梢、白鷄鳴其下、脫解命開櫃、獲一小男兒、喜謂左右曰、豈非天祚我以胤子乎、乃收養

之、名曰闕智、闕智俗言小兒也、以出於金櫃、姓金氏、改始林名雞林、因以為國號、脫解死、儒理子朴婆娑立、死、子朴祇摩立、死、無子、儒理長子朴逸聖立、死、子朴阿達羅立、死、無子、脫解孫昔伐休立、死、孫昔柰解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仲哀帝九年四月、神功皇后下詔西征、九月、令諸國具船舶、練兵甲、卜吉日啓行、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十月、從和珥津發、有大魚挾船而行、帆開風順、不勞楫櫂、便到新羅、海潮

激迸襄國都新羅君臣咸謂國其為海乎俄
 而王師蔽海至旌旗耀日鐘鼓聲震山海新
 羅王波沙寐錦○按本書一說作宇流助富
 利智于今考三國史記東國
 通鑑波沙寐錦蓋婆娑尼師今也而婆娑立
 死已久今歲昔柰解立五年也今從日本紀
 輒改文不昏迷無神守既而醒曰東方有神國
 曰日本有聖主曰天皇此其神兵也不可敵
 矣即素組面縛封圖籍降官船之前叩頭曰
 自今以後願為飼部長與乾坤伏供廝役不
 乾船腹春秋獻馬梳馬鞭男女之調賦不敢

有憚航海之遠若負此言者東日更出西使
 阿利那禮河水逆流及河石昇為星辰復誓
 曰殊闕春秋之朝廢梳鞭之貢則天神地祇
 共罰殛焉羣臣或謂誅之皇后不聽乃解新
 羅王縛赦為飼部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
 皇后以所執矛樹於新羅王門以為後葉識
 矛今猶存焉日本紀○按八幡愚童訓太平
 記曰皇后以弓稍畫石上曰新
 羅王日本犬按皇后征新羅非問罪之師止
 降服朝貢耳不應辱國王如己甚二書所
 載未等代吠狗而奉上世有火酢芹命苗裔諸
 隼人等代吠狗而奉上世有火酢芹命苗裔諸

及皇后凱旋留大矢田宿禰鎮撫其地錄姓氏
 波沙寐錦以波珍干岐微叱已知為質以金
 銀綾羅縑絹八十艘從官軍貢上自是以為
 例每歲貢調賦八十艘乙酉歲新羅遣汗禮
 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請返
 微叱許知而恐不見許故私微叱許知今佯
 奏曰使者汗禮斯伐毛麻利等告臣曰我王
 以臣久不還悉收妻子為孥伏願暫還本土
 審虛實而歸皇太后聽之使葛城襲津彥送

之共到對馬泊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
 麻利等竊使微叱許智單舸而逃乃造葛靈
 卧床陽為微叱許智病狀告襲津彥曰微叱
 許智病將死襲津彥使人往視即知見誑執
 毛麻利等三人納一檻燒死之直至新羅屯
 蹈鞬津攻拔草羅城虜獲而歸日本通鑑○按
 中帝三年新羅金實聖立以柰勿子未斯欣
 來質于朝允恭帝七年柰勿子訥祇殺實聖
 自立思見其弟未斯欣使朴堤上佯獲罪來
 奔訥祇陽收未斯欣堤上家屬時國家將有
 事于新羅仍令朴堤上未斯欣為鄉導從至
 海島堤上潛令未斯欣乘船逃乃囚堤上焚

殺之、堤上、婆婆、五世孫也、此事與日本紀年所載甚相類、而微叱許知未斯欣音亦近、但年于此甚下、姑注、柰解死、伐休孫昔助貢立、卒、弟昔沾解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丁卯歲遣使朝貢、時新羅劫奪百濟貢物、於是拘責使者、命千熊長彥往詰責新羅王、日本紀、○考東國通鑑、戊辰、是葛邪古聘于新羅、使于老賓接于老戲言、早晚以汝王為鹽奴、王妃為爨婢、天皇聞大、怒、今茲四月使于朱道君來討沾解而走于、村于老請沾解曰、今日之役、由臣而致矣、請以身當之、便請官軍營曰、前日之言、戲之、豈意勞師徒賜討也、官軍執于老、積薪燔殺之、後我使至新羅、于老妻請新羅王私饗之、因其醉焚殺之、于老柰解子為伊食角于舒

弗耶、又考日本紀一說曰、神功皇后始平新羅、其王宇流助富利智干迎拜、即執至海邊、曠其脚、令匍匐石上、斬之、埋沙中、留一人為新羅宰、王妻誘問新羅宰、具知埋屍之所、則與國人謀殺新羅宰、出王屍、改葬、取宰屍厝王、與下、交之、曰、尊卑次第、固當如此、皇后怒、大興軍、眾欲殲滅新羅、新羅人怖、共殺王妻、以謝、今併考二書、其事甚相類、蓋葛邪古指葛城、襲津彥乎、宇流助富利智干、蓋角于、老也、而古書各多錯誤、不可詳考、今姑注于此、備己巳歲以荒田別鹿我別為將軍、帥百濟將木羅斤資及久氏等討新羅破之、平定比自炆、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移兵西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百濟

王帥兵來會、比利辟中布彌支半古四村、望

風降附、日本紀沾解卒、無子女、婿金味鄒立、味

鄒金闕智、六代孫也、三國通鑑記、壬午歲遣葛

城襲津彥、將兵責新羅闕貢、百濟書一說引

盛飾美女二人、迎襲津彥、襲津彥納之、無復

進討之意、卻為新羅伐加羅國、皇太后大怒、

命木羅斤資等、安輯加羅、今不採、應神帝七年使使朝貢、十

四年弓月君率百二十縣人口歸化、新羅擁

闕不通、弓月君特取途於百濟來歸、其從民

悉留加羅、詔襲津彥往召之、而襲津彥亦為

新羅所遏不得歸、日本紀味鄒卒、助賁子昔儒

禮立、三國通鑑記、十六年詔平羣木兔的戶田、

將重兵蒞新羅境、問襲津彥不歸之狀、新羅

服其罪、木兔與襲津彥等、以弓月人口而歸、

日本紀儒禮卒、助賁孫昔基臨立、東國通鑑○

作助賁三十一、年使使貢調賦、船泊于攝津

武庫水門、時諸國造進船亦大集于武庫、新

羅船失火、延燒諸國船、新羅懼貢船匠、日本紀

基臨卒、于老子昔訖解立、三國通鑑記、仁德帝

十一年使使朝貢、命役其人、築茨田堤、十七年遣的砥田賢遺、臣責闕貢、訖解即貢、絹一千四百六十匹、及雜調八十艘、日本紀訖解卒、金味鄒弟末仇子金柰勿立、三國史記、五十二年遣田道責新羅闕貢、且詔曰、彼若不服、則舉兵擊之、田道將精兵進、新羅果發兵拒之、田道固塞不出、執新羅候卒一人、誘問其虛實、對曰、有強力者曰百衝、每為右軍前鋒、今若擊其左則敗也、田道簡精騎突其左、新

羅軍果潰、因縱兵乘之、殺數百人、虜四邑民

以歸、日本紀

柰勿卒、金實聖立、

三國史記

允恭

帝三年帝不愈、徵醫於新羅、實聖使金波鎮

漢紀武來、

按漢祇部人、姓名、今從舊文、不輒改、無何

帝病愈、厚賞遣歸、

日本紀

實聖為金柰勿子

訥祇所殺、金訥祇自立、稱麻立干、

三國史記

金大問曰、麻立干、概也、徐居正曰、概、表位之稱也、

四十二年允恭帝

崩、時新羅久闕職貢、聞帝崩、大驚、即使使貢

調賦八十艘、樂工八十人、至對馬、大哭、至難

波津成素服捧貢物樂器或哭或歌奉哀於
 殯宮山陵事畢而歸其使有愛京城耳成山
 畝傍山者到琴引坂顧二山曰宇泥咩巴椰
 彌彌巴椰時倭飼部聞此語疑以為通采女
 也即還奏之畝傍宇泥咩采女訓讀相通於是悉收使者
 推問使者啓曰愛京城兩山而言爾實不犯
 采女也乃釋放還訥祇聞而大恨更減貢物
 船數日本紀訥祇卒子金慈悲立三國史記雄
 略帝即位及八年新羅不朝貢慈悲懼王師

來誅修好於高勾麗高勾麗遣兵一百助守
 後高勾麗軍士取假歸國以新羅人為馬卒
 行語曰汝國為吾國所併不久新羅卒聞之
 陽病稍後遂逃還具告其語慈悲知高勾麗
 圖已陰令國中曰所在悉殺家內雄雞日本紀考
 舊唐書高麗人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插二鳥羽新羅諷告蓋指此乎國人知
 其意所在盡殺高勾麗有一人脫還者高勾
 麗即發兵直入新羅圍筑足流城歌舞興樂
 金慈悲夜聞城外四面歌舞乃使人于任那

乞救日本府行軍元帥膳班鳩吉備小梨難波赤日子往援之膳班鳩與高勾麗相守十餘日設奇大敗之而二國之怨自此而生焉

○本書注云二國謂新羅高麗也班鳩謂慈悲曰汝以至弱

陵至強若無官軍之援則國非汝之有也自今已後亦能背於天朝乎九年帝欲親征新羅適神誥帝曰勿往矣由是罷行敕紀小弓蘇我韓子大伴談連小鹿火宿禰為將軍討新羅紀小弓等陛辭天皇親推轂勞遣小弓

等至新羅行屠郡縣進至喙地慈悲與數百騎夜遁小弓追斬敵將喙地已定遺眾屯聚不下小弓與大伴談連會兵攻之談戰死小弓亦疾而薨諸將不和小鹿火護小弓喪而還紀日本金慈悲卒子金炤智立三國史記二十三年吉備尾代為征新羅將軍行至吉備國時帝崩所帥蝦夷叛尾代擊殺之遂不果行而歸清寧帝三年遣使朝貢繼體帝七年使汶得至朝貢紀日本金炤智卒金柰勿曾孫

金智大路立、新羅自赫居西建國、或號徐羅
伐、或號雞林、斯羅斯盧、無定國號、或自稱曰
居西于、次次雄、尼師今、麻立干、至是定國號
曰新羅、始稱王、智大路卒、謚曰智證、新羅謚
始于此矣、子金原宗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二十一年、
先是新羅攻任那、取南加羅、喙已吞、至是詔
近江毛野、將兵六萬、攻新羅、復南加羅、喙已
吞等侵地、會筑紫國造磐井叛、新羅密行貨
於磐井、磐井據火豐二國、掠奪高勾麗、百濟

等貢物、梗斷海路、毛野不得前、二十三年、以
加羅多沙津賜百濟、加羅王阿利斯怨之、結
好新羅、取金原宗女、其從者皆著新羅服、阿
利斯怒、悉逐之、金原宗怒、請還其女、阿利斯
不遣、金原宗攻加羅、拔八城、於是復詔近江
毛野、敕諭新羅、反加羅、喙已吞之地、毛野至
安羅、召新羅王、新羅以累破蕃國官家、頗懷
危懼、遣小臣夫智柰麻禮、奚柰麻禮等來聽
詔旨、時任那王已能末多干岐入朝、奏言新

羅屢踰疆侵掠臣蕃於是詔毛野宣諭新羅、
 反任那侵地毛野至熊川召新羅百濟二王、
 新羅王佐利遲按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新羅王名金原宗今從本書而不
 改遣久遲布禮來受詔毛野以新羅王不躬
 來責還其使新羅改遣上臣干岐伊叱夫禮
 智率衆三千來聽詔旨次于多多羅原者三
 月伊叱夫禮智部下乏糧有出乞食者毛野
 憐人毋樹御狩匿人家候其過戟手擊之乞
 食者曰待詔三月尚未得聽敕是欲誘殺我

上臣也即還告伊叱夫禮智伊叱夫禮智懼
 被戮辱遂掠多多羅等四村而去日本紀一按

云金官背戊安多委陀四村金原宗卒謚法興弟立宗子

金多麥宗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欽明帝元年遣使朝

貢十二年會百濟兵攻高勾麗百濟先攻破

平壤略漢城六郡地新羅乘勝取高硯以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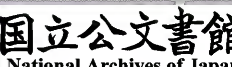
十郡地日本紀東國通鑑十三年百濟棄平壤漢城

新羅因取牛頭方尼頭方入居漢城十五年

百濟王明攻燒函山城東國通鑑百濟王

子餘昌復率兵來攻，屯久陀牟羅塞，百濟王
 明帥兵追至，新羅聞明來，大發國兵，斷其後
 大破之，奴卒苦都○本書註云，又名谷智，東國通鑑作裨將高干都力
 獲百濟王明，其餘所斬獲甚多，餘昌脫身而
 走，新羅欲乘勢窮追，有一將曰：不可也。日本
 天皇以任那事，憎我已久矣，今復滅百濟官
 家，必招後患，由是而止。二十一年，遣於至己
 智柰末獻調賦，賜饗過例。於至己智大喜而
 還，曰：調賦使者，國家之所重，而私議之所輕

也。然進退之間，百姓之命實懸焉。苟選用之
 不中，則豈惟辱國命而已乎？禍亂之起，未必
 不由此。自今而後，宜重其選。多麥宗嘉之。二
 十二年，遣久禮叱及伐干獻調賦。○按及伐干者，級伐也。
 司賓饗禮減於常，久禮叱怒，不辭而還。是
 歲，復遣奴氏大舍獻前調賦，掌客額田部某
 以奴氏列百濟之下，奴氏怒，不肯就館，遂歸。
 至穴門時，繕修穴門客館，奴氏問曰：繕修何
 為乎？工匠河內押勝給曰：為問西方無禮使



者故治之、奴氏急取途而還、以其言告之、於是城阿羅波斯山、以備之、二十三年攻取任那、○按東國通鑑曰、滅大伽那、詳載任那傳、命大將軍紀男麻呂、出哆唎、副將軍河邊瓊岳出居曾山、問滅任那之罪、男麻呂軍至任那、遣薦隼部登弭於百濟、約束軍事、登弭遺其書於途、新羅得之、具知軍計、猝發兵來攻、男麻呂擊破之、斂軍入百濟、河邊瓊岳單身輕進、遂為所虜、調伊企讎亦見擒、不屈而死、秋新羅遣使獻調賦、

使人知朝廷怒新羅滅任那、懼不敢請歸、即編之河內、更荒郡為民、冬又遣使入貢、使人又留不歸、即編之攝津三島郡為民、三十三年遣坂田耳子郎君于新羅、夏帝崩、遺詔討新羅、復建任那、新羅使未叱號失消等來弔國喪、奉哀於殯宮、敏達帝三年遣使入貢、四年以新羅未建任那、遣難波磐金、按本書作金、今從推古帝六年文、使于新羅、是歲遣使貢調賦、多於常例、又別獻多多羅須柰羅和陀發鬼四

邑之調

日本紀

五年多麥宗卒謚真興子金輪

立

三國史記東國通鑑

八年遣枳叱政柰末獻調賦及

佛像

日本紀

是歲金輪卒謚真智兄銅輪子金

伯淨立

東國通鑑

九年遣安刀柰末失消柰末朝

貢不納卻還之十一年復使安刀柰末失消

柰末朝貢復不納十二年遣使入貢十三年

遣難波木蓮子於新羅崇峻帝四年以紀男

麻呂巨勢比良夫

○聖德太子傳作巨勢臣猿

大伴嚙葛

城烏柰良為將軍帥兵二萬餘人征新羅行

至筑紫先遣難波磐金於新羅告建任那明

年帝遇弒崩是以軍不得發留于筑紫推古

帝五年復遣難波磐金於新羅六年獻孔雀

一隻八年新羅攻任那

○按新羅已滅任那至是新羅又攻任那

者可疑蓋朝廷以兵威之故新羅於是境部

某為大將軍穗積某為副將軍帥兵一萬餘

攻新羅拔五城金伯淨舉白旗詣官軍營請

割多多羅素柰羅佛知鬼委陀南加羅阿羅

羅六城而降境部等馳使上奏迺遣難波神

於新羅察情狀、伯淨亦遣使奏請曰、天有神、地有天皇、除此外、亦何有畏乎、自今以後、二國和好、不復相攻、不乾船柁、每歲朝貢、於是詔班軍、新羅又侵任那、九年間、謀迦摩多到對馬、捕流于上野、詔議討新羅、十年以來、目皇子為征新羅大將軍、帥兵二萬五千到于筑紫、調具船艦軍糧、明年來、目疾薨、以當麻皇子代之、其妃舍人姬適薨、是以不果行、十六年、新羅人多歸化、十八年、遣沙喙部○按三國

史記、東國通鑑、沙喙部蓋沙梁部之訛也、柰末竹世士入貢、十九

年、使沙喙部柰末叱智朝貢、二十四年、使柰末竹世士貢佛像、二十九年、使柰伊彌買奉表朝貢、新羅上表、始于此、三十一年、遣柰末智洗爾朝貢、因獻佛像、金塔舍利大小幡、是歲、新羅攻任那、復取之、詔議討新羅、乃遣難波磐金于新羅、吉士倉下于任那、伯淨遣八大夫啓曰、任那小國、天皇附庸國也、伯淨何敢自有哉、乃使柰末智洗遲及任那人達

率柰末遲貢二國調賦未至大德境部雄摩
 呂小德中臣國等帥眾數萬討新羅伯淨恐
 怖上表謝罪詔釋之初磐金之行也新羅以
 飾船一艘迎勞于津磐金問曰何國船也對
 曰新羅船磐金曰曷無任那船即時更增一
 船自此始以迎船二艘日本紀舒明帝四年伯
 淨卒謚真平無子國人立長女德曼三國史記
通鑑遣使送入唐使三田耜及唐使高表仁等
 十年遣使朝貢十一年遣使送入唐學問僧

惠雲等至賜使者冠位一級十二年遣使朝
 貢併送入唐學生高向玄理等賜使者爵一
 級皇極帝元年使草壁真跡於新羅德曼遣
 賀騰極弔大喪二使入朝孝德帝大化元年
 二年累朝貢遣小德高向玄理徵質於新羅
 仍詔罷任那之調日本紀○按去年百濟使
 是罷任那調蓋朝廷知任那不能
 獨立遂使新羅有之故徵質乎三年德曼
 卒謚善德金伯淨弟國飯女勝曼立三國史記
通鑑遣上臣大阿飡金春秋從高向玄理入質

獻孔雀鸚鵡各一隻、春秋美姿顏、善談笑、四年入貢、五年遣小華下三輪色夫、大山上掃部角麻呂於新羅、沙唎部沙唎金多、遂代質于朝、侍郎二人、丞一人、達官郎一人、中客五人、才伎十人、譯語一人、雜僉十六人、及僧一人、總三十七人從之、白雉元年入貢、明年貢調使沙唎、知萬至筑紫、皆著唐國服、朝廷以其恣移俗更服、訶譴放還、大臣巨勢德太古奏請曰、失今不討、後必有悔、請自難波至筑

紫、盛陳舟船、嚴兵備以視國威、讓責其使、則不勞師徒而自服焉、帝不聽、三年四年竝入貢、五年秋遣使送入唐使吉士長丹等、冬帝崩、使巨勢稻持於新羅、赴帝喪、十二月遣使弔大行皇帝喪、紀日本是歲勝曼卒、謚真德、伊倉金春秋立、春秋金輪孫也、初百濟將軍允忠攻陷新羅大邪城、春秋女婿金品釋殺妻子自殺、春秋欲為之報怨於百濟、請德曼自使于高句麗、因大對盧蓋金、一名蓋蘇文乞師、高

勾麗執之六旬、春秋僅脫而還、於是深讎百
 濟、怨高勾麗、欲厚結於唐以逞志、二國屢請
 援於唐、時百濟高勾麗通和、二國兵俱攻新
 羅、春秋又遣使於唐乞師、唐主李世民興師
 討高勾麗、新羅以兵三萬助之、唐主遂不得
 志而班師、春秋又自往唐、卑辭厚禮、訴百濟
 塞朝貢之道、唐主為許出師二十萬、春秋因
 請改服色、受唐制服、留子文汪侍衛、竝許之、
 至是勝曼卒、春秋立、時百濟君臣淫奢、不恤

國事、春秋并吞之計益急、

東國通鑑、日本紀一說引高麗僧道

顯日本世記

齊明帝元年春秋遣使朝貢、級食彌

武代質、彌武尋死、明年入貢、三年詔金春秋
 送學問僧智達、及間人御廩等於唐、春秋不
 奉詔、明年僧智達等乘新羅船入唐、六年春
 秋遣子仁問于唐乞師、唐將蘇定方將兵十
 三萬、與新羅俱攻百濟滅之、
日本紀及本書註、東國通鑑
 齊明帝詔諸國、造修軍船器械、七年春帝親
 帥舟師、欲征新羅、其秋帝崩於朝倉行宮、皇

太子喪服聽軍政遣前將軍太華下阿曇比
 羅夫小華下河邊百枝等四將軍救百濟討
 新羅日本紀是歲金春秋卒諡武烈稱太宗子
 金法敏立三國史記癸亥歲遣前將軍上毛
 野稚子中將軍巨勢譯語後將軍阿部比羅
 夫等帥兵二萬七千人攻新羅取沙鼻岐奴
 江二城此時百濟王扶餘豐殺其佐平福信
 內又大亂法敏乃與唐將孫仁師進攻州柔
 鑑按東國通鑑官軍救之與唐軍戰于白村江

按唐書東國通鑑竝作白江口官軍不整唐兵夾擊官軍
 敗績扶餘豐走高麗百濟遂滅丁卯歲金法
 敏遣使會齊明帝之葬天智帝元年秋遣沙
 倉金東嚴等貢調敕賜新羅王貢調船一隻
 絹五十匹綿五百斤韋一百枚并賜其上臣
 大角千金庾信船一隻附東嚴等遣之是歲
 法敏會唐將李勣等攻高勾麗滅之新羅僧
 道行盜草薙劔將走新羅中路風雨晦暝不
 得進而止日本紀初三國之時新羅最小弱後

蠶食任那、遂因唐兵滅百濟、高句麗、唐雖郡縣二國、新羅多竊取其地、有之、土疆稍廣、文獻通考、東鑑、二年遣沙食督儒貢調、四年夏遣使貢調、獻水牛一頭、山雞一雙、秋遣沙食金萬物貢調、賜新羅王絹五十匹、純五十匹、綿一千斤、韋一百枚、帝大友元年遣金押實貢調、天武帝元年夏遣韓阿食金承元、阿食金祇山大舍霜雪賀騰極、一吉食金薩儒、韓柰麻金池山弔天智帝喪、特令賀騰極使入京師、

其餘自筑紫發回、秋遣韓柰麻金利益送高麗朝貢使、大兄碩于等、三年遣王子金忠元大監級食金、此蘇大監柰末金、天冲弟監大柰麻朴武麻弟監大舍金、洛水貢調、柰麻金風那金孝福送金忠元、復使級食朴勤修大柰麻金美賀送高麗朝貢使、使小錦上大伴國麻呂報聘、四年使沙食金清平請政、級食金好儒弟監大舍金欽吉貢調、大柰麻金揚原送高麗朝貢使、五年阿食朴刺破等漂至

血鹿島、附金清平等送還。六年、柰麻加良井山、金紅世至、筑紫言國王遣級、食金消勿大柰麻、金世世貢調、海中遇暴颶、舟咸四散、不知所如。明年春、使柰麻甘勿那送高麗朝貢使、上部大相桓父等、冬、使阿食金頃那沙、食薩、菓生貢金、銀鐵鼎、金銀刀旗、錦絹布皮馬狗、騾駱駝、別獻金銀刀旗于皇后、皇太子、八年夏、遣柰麻考那送高麗朝貢使、冬、使沙食金若弼、大柰麻、金原升貢調、九年、遣沙喙部

一吉、食金忠平、大柰麻、金壹世貢金、銀銅鐵、錦絹鹿皮、細布、又別獻金銀霞幡皮于帝及皇后、皇太子、且赴國哀。日本紀是歲、法敏卒、謚文武子、金政明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十年、使大柰麻、金釋起送高麗使、十一年、使沙食金主山大那末、金長志貢調、十二年、大那末、金物儒送入唐學生、土師甥等、十三年、高向麻呂等使於新羅而歸、金政明獻馬狗、鸚鵡、鵲及寶器數種、冬、使波珍、食金智祥、大阿食金健勳等

請政貢金銀霞錦綾羅虎豹皮鏤金器藥物、
 及細馬騾犬狗智祥等別獻金銀羅綾屏風
 等各六十種、又別獻物於皇后皇太子及諸
 親王、持統帝元年春使直廣肆田中法麻呂
 追大貳守蒞田於新羅、赴國喪、秋遣王子金
 霜林級食金薩摹金仁述大舍蘇陽信奏國
 政、貢調賦、霜林等別獻物有數、太宰府告國
 喪於霜林等、皆著喪服、東向三拜三發哭、三
 年遣級食金道那等、奉弔天武帝喪、命土師

根麻呂問金道那等曰、太政官卿奉敕宣問
 道那等、去年田中法麻呂往告大行天皇喪、
 時汝國云、古例用蘇判位○三國史記云、正
 食又云蘇判、第三
 也、奉敕今當復古例也、法麻呂以非先例、不
 宣詔命而還、若言前事者、白雉五年使巨勢
 稻持告大行天皇喪、翳食○按三國史記、東
 國通鑑、無翳食、此
 時伊食或名翳食乎、金春秋奉敕、然言用蘇判
 位、是汝之妄也、先近江宮御宇、天皇喪、使一
 吉食金薩儒奉弔、而今遣級食、亦違前例、汝

國自我遠皇祖之代舳舻相接不乾船柁累世朝貢今省減調賦更稱別獻矯飾詐僞乖亂故典是以調賦及別獻物竝封還之汝道那等還告汝王天朝廣慈不深咎既往更悛悔前過戒慎將來四年春新羅級食北助智韓柰麻許滿等歸化秋使太柰末金高訓送筑紫人大伴部博麻及入唐學問僧智宗等六年遣級食朴億德金深薩貢調日本紀是歲政明卒謚神文子理洪立三國史記明年遣

三國史記

日本紀

沙食金江南韓柰麻金陽原來赴王喪使直廣肆息長老勤大貳大伴子君往弔并賻物九年春使王子金良琳補命薩食三國史記云沙食又云薩食朴強國韓柰麻金周漢金忠仙等奏國政貢調賦日本紀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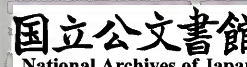
羅是冬薩滄金所毛入朝赴王母喪金所毛
病死賻純一百五十疋綿九百三十二斤布
一百段副使級滄金順慶等賜物發回續日本紀
大寶三年理洪卒謚孝昭弟金興光立三國史記
東國通鑑使薩滄金福護級滄金孝元等入朝赴
王喪詔曰新羅國使薩滄金福護表云寡君
不幸自去秋疾以今春薨永辭聖朝朕思其
蕃君雖居異域至覆載允同愛子雖壽命有
終人倫大期而自聞此言哀感已甚宜差使

弔賻其使福護等遠涉滄波辛勤可矜所司
宜加優賜乃遣波多廣足額田人足往弔祭
賜新羅王錦二匹純四十匹慶雲二年貢調
使一吉滄金儒吉入朝三年金儒吉還蕃賜
王敕書曰天皇敬問新羅王使人一吉滄金
儒吉薩滄金今古等至所進調物并具之王
有國以還職貢無虧行李相屬款誠已著嘉
尚無已春首猶寒比無恙也國境之內當并
平安使人今還指宜往意并寄土物如別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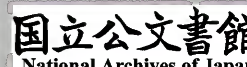
美努淨麻呂使于新羅，賜敕書曰：天皇敬問新羅王，朕以虛薄，謬承景運，慚無練石之才，徒奉握鏡之任，日旰忘食，翼翼之懷，愈積宵分，輟寢業業之想，彌深冀覃覆載之仁，遐被寰區之表，况王世居國境，撫寧人民，深秉竝舟之至誠，長修朝貢之厚禮，庶磐石開基，騰茂響於麇岫，維城作固，振芳規於鴈池，國內安樂，風俗淳和，寒氣嚴切，比如何也。今故遣大使從五位下美努連淨麻呂副使從六位

下對馬連堅石等，指宣往意，更不多及。元明帝和銅二年，使金信福等朝貢，賜宴于朝堂，賜玉及信福等物有差，右大臣藤原不比等延信福等於辨官廳，謂曰：自古新羅國使入朝，未嘗與執政大臣言，而今日披晤，更欲結二國之好也。使人皆避坐而拜曰：信福等本國卑賤之人，幸受使命，得赴聖朝，今復被引見，厚承恩諭，伏增欣懼。夏，信福等還蕃。七年，使重阿飡金元靜等入貢。元正帝養老三年，



貢調使級飡金長言等入朝、七年、韓柰麻金
貞宿昔楊節入貢、聖武帝神龜三年夏、薩飡
金造近金奏勳等朝貢、秋、金奏勳等還蕃、賜
新羅王璽書曰、貢調使薩飡金奏勳等奏言、
伊飡金順貞去年六月晦日死、順貞汝之國
卿、撫綏彼境、忠事本朝、哀哉、賢臣國之基、為
朕之股肱、今也則亡、殲我吉士、故贈賻物黃
絕一百匹、綿百屯、不遺爾績、式獎遊魂、天平
四年、使韓柰麻金長孫等入貢、別獻鸚鵡、

鶻、蜀狗、獵狗、驢騾、因請朝貢、真年期、詔許三年
一朝貢、六年、貢調使級飡金相真等至太
宰府、明年入京師、令中納言正三位多治比
縣守、召新羅使於兵部曹、問入朝之由、使人
言、改國號王城國、以其私改國號、放卻之、八
年、遣阿倍繼麻呂於新羅、明年繼麻呂歸奏、
新羅失常禮、不奉詔命、於是詔六位以上、各
陳意見、乃遣大伴三中等于新羅、續日本紀是歲
興光卒、謚聖德太子、金承慶立、三國通鑑十年、



太宰府言、級食金想純等一百五十七人入

貢、不入京師、自太宰府放回、續日本紀曰十四年、承

慶卒、謚孝成、弟金軒英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按、本書作憲、英

今從續日本紀是歲太宰府言、沙食金欽英等一百

八十七人入貢、以新京創宮室未成、自太宰

府放還、續日本紀曰十五年春、筑前國同言、新羅使

薩食金序貞等入貢、遣從五位下多治比土

作、檢校新羅之調、土作言、新羅貢調、改稱土

毛、其書具注物數、稽之舊典、大失常禮、於是

太政官處分、徵水手已上入京、責失禮無狀

卻回、孝謙帝天平勝寶四年、新羅王子韓阿

食金泰廉、及貢調使金暄、送王子使金弼言

等七百餘人入朝、泰廉奏曰、新羅國王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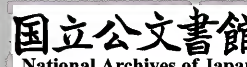
本照臨、天皇朝廷、新羅累世朝貢、舟楫不絕、

今國王欲親來朝、貢進御調、而顧念一日無

主、則國政弛亂、是以謹遣王子韓阿食泰廉

代而入朝、泰廉又奏言、普天率土、無非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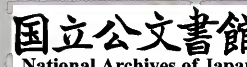
泰廉入朝、得遇聖世、有私所備、國土微物、願



得奉進詔許之、饗泰廉等於朝堂、詔曰、昔我
息長足姬皇后、綏撫新羅、以為西方藩屏、而
前王承慶、大夫思恭等、狀辭怠慢、闕失恒禮、
因欲發使問罪、而今王軒英、改悔前過、欲親
來庭、而為顧國事故、遣子泰廉等代而入朝、
併貢御調、朕深嘉王勤款、自今以後、使王親
入朝者、宜以辭奏、若遣臣下入朝者、必須令
賚表文、泰廉等還在難波館、敕遣使賜絁布
并酒肴、五年從五位下小野田守使于新羅、

○按三國史記曰、是歲日廢帝天平寶字二
本使至、禮甚倨、王不見、

年新羅男女四十人、僧尼三十四人歸化、處
之武藏國、始置新羅郡、三年、敕太宰府曰、頃
年新羅歸化者、舳艫不絕、想彼不勝賦役之
苛、遠辭墳墓之鄉、言念其意、豈無顧戀哉、宜
再三引問、情願還鄉者、給資糧放還、降詔於
北陸山陰山陽南海四道諸國、造船五百艘、
竝逐閑月營造、以三年為限、為征新羅也、四
年新羅一百三十一人歸化、移于武藏國、秋



級飡金貞卷朝貢詔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獵問所使貞卷曰不修職貢久積歲月故謹使貞卷等貢進御調且謂敝邦未習聖朝風俗之語仍進學語生二人朝獵問曰執玉帛行朝聘則表忠信也向者王子泰廉入朝奏曰自今以往事皆遵古制其後小野田守奉朝命出使汝之禮待有闕是以田守不宜朝命而還汝之王已棄忠信之禮則玉帛之聘何見焉貞卷曰田守來日貞卷出爲外官

且賤人不預知國事朝獵曰王子尚無言信使人微賤不足與有言矣汝還本國但言忠信之禮仍舊之調明驗之言專對之人四者備具而來五年令美濃武藏兩國少年各二十人習新羅語爲西征也藤原朝獵爲東海道節度使檢定管內十二國船兵率得船一百五十一隻兵一萬五千七百人水手七千五百二十人從三位百濟王敬福爲南海道節度使檢定所管十二國船一百二十一隻

兵一萬二千五百人、水手四千九百三十人、正四位下吉備真備爲西海道節度使、檢定所管八國、船一百二十一隻、兵一萬二千五百人、水手四千九百三十人、皆免三年田租、練習兵法、七年級食金體信等二百餘人朝貢、令左少辨大原今城問曰、前使金貞卷受朝之約束、改朝聘禮、卿等來何如、體信曰、使臣承國王教、貢進常調、餘事非敢所知也、乾政官處分、徵體信等入京師、依例饗賜、謂體

信曰、汝還告汝之王、自今以往、非王子來朝者、宜使執政臣入朝、今年太奈麻金才伯等至太宰府、言唐使韓朝彩來云、唐國前者送日本僧戒融、而達否未審、因命本國問其消息、朝彩已上道、今在新羅西津、本國謝恩使金容爲得、太宰府報牒、寄附朝彩、在國未發、乾政官處分、命太宰府牒報、太宰府問才伯曰、比來新羅歸化、民言本國發兵、以備日本、其實如何、對曰、非無此事、但小民未知其所

以而云爾。比年唐國擾亂，弊邑慮其餘寇來

侵，是以徵發甲兵，防守緣海，備海賊不虞也。

續日稱德帝天平神護元年，軒英卒，謚景德。

子乾運立。三國史記，光仁帝寶龜元年，級

東國通鑑金初正等一百八十七人至對馬島，遣右中

辨大伴伯麻呂於太宰府，召初正問所使。初

正曰：本國王子金隱居自唐而歸，入唐大使

藤原清河學生朝衡等附書，是以本國王差

初正等贈其書，因并貢土毛。伯麻呂曰：新羅

貢調其來尚矣，今何改稱土毛？初正對曰：使

非貢調，故稱土毛。朝議以其使違恒典，不許

入京師，令太宰府勞慰。初正等賜國王純綿

絲等物放還。五年，禮府卿沙倉金三玄等二

百三十五人至太宰府，河內守紀廣純為檢

問新羅入朝使。三玄曰：受本國王教，請修舊

好，敦聘問，并致國信物。及入唐，大使藤原清

河書，廣純詰之曰：修舊好，敦聘問，是尤隣之

言，非供職之禮。且改貢調稱國信，變改古常。

其義如何對曰本國上宰金順貞之時舟楫相尋常修職貢今其孫邕嗣位執政追尋家聲係心于供奉故曰修舊好每相聘問且三玄本非貢調使但因使次聊進土毛故不稱御調檢問使奏曰新羅稱臣而貢調由來尚矣而今妄作新意變改舊章調稱信物朝稱修好悖慢無禮反違古典請給資糧即時放還從之敕太宰府曰比年新羅流民舟楫尋蹤原其情狀實非歸化或有被風漂舟船破

壞無由可歸遂留爲王民者其本主謂朕何也凡漂流民無船糧者所司宜資給發遣以示寬弘之仁十年下道長人使於新羅爲迎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也冬太宰府言新羅使金蘭孫等至敕曰諸蕃入朝雖有恒典府更宜反覆檢問其有表文者準渤海蕃例寫案進奏尋敕太宰府唐使高鶴林等五人及新羅貢調使共許入京明年春正月天皇御大極殿受朝唐使及新羅使薩食金蘭孫等

拜賀獻方物奏曰新羅國王白新羅開國以降奉事聖朝世承皇化職貢無闕比年以來奸賊內作道路梗斷久闕貢調是以謹遣薩倉金蘭孫級倉金嚴等貢進御調兼賀元正又依例進學語生并送遣唐判官海上三狩等還之詔授薩倉金蘭孫正五品上副使級倉金嚴正五品下大判官韓柰麻薩仲業少判官柰麻金貞樂通事金蘇忠三人從五品下設宴於朝堂賜物有差賜新羅王璽書曰

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寡薄纂業承基理育蒼生寧隔中外王自遠祖恒守海服上表貢調其來尚矣日者虧違蕃禮積歲不朝雖有輕使而無表奏由是泰廉還日已具約束貞卷來時重加諭告其後累使曾不承行今蘭孫等猶陳吳秦理須依例從境放還但送三狩事既不輕故修賓禮以荅來意王宜察之後使必須賚表函以禮進退今敕筑紫府對馬等戍不將表文者莫令入境宜察知之

春景韶和想王佳也今因還使附荅信物書指不多及續日本紀是歲乾運為其臣金良相所

殺謚惠恭良相自立為王桓武帝延曆四年

良相卒謚宣德國人立金敬信十四年卒謚

元聖孫俊邕立二年而卒謚昭聖子重熙立

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十八年正六位上大伴蜂麻呂為

遣新羅使尋停之日本紀略平城帝大同四年金

彥昇殺重熙謚哀莊彥昇自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嵯

峨帝弘仁四年新羅一百十人乘船五艘至

肥前國小近島島民射殺九人虜一清等一

百一人五年詔曰新羅王子來朝者準渤海

蕃例若彼稱隣好者不須禮遇即從放還若

無船糧者所在官司商量給之冬商人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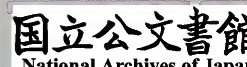
一人漂至長門國辛波古知等二十六人至

博多津七年清石珍等一百八十人歸化八

年春金男昌等十三人夏遠山和等一百

三十四人竝歸化九年張春等十四人來獻

驢十一年先是移新羅投化民七百人於遠



江駿河二國是歲春二國新羅叛焚劫民舍

盜伊豆國倉穀乘船而去相模武藏兵追捕

悉獲之紀日本淳和帝天長三年彥昇卒謚憲

德子景徽立三國史記仁明帝承和元年新

羅人至太宰府緣海民射傷之太政官處分

譴責府司其傷者賜醫藥給糧放還續日本後紀

三年景徽卒謚曰興德敬信曾孫悌隆立三國

史記東通鑑是歲藤原常嗣使于唐太政官準舊

例牒新羅曰今遣使修聘巨唐海晏當時雖

知利涉風濤或變猶慮非常脫有使船漂著

彼境則扶之送過不俾滯遏因遣武藏權大

掾紀三津賈牒發遣冬紀三津自新羅歸三

津畏怯失使旨至新羅言通好修聘新羅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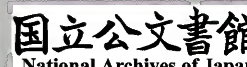
與太政官牒相違再三詰問三津不文而口

吃愈迷惑不能分疏新羅牒太政官曰紀三

津詐稱朝聘兼有贄賚及檢公牒假偽非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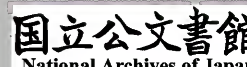
者得三津狀併奉承王命專來通好及開函

覽牒但云修聘巨唐脫有使船漂著彼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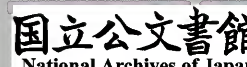
扶之送過無俾滯過者主司再發專使詰問口與牒虛實莫辨既非交隣之使必非由衷之賂事無撫實豈令虛受且太政官篆跡分明小野篁船帆飛已遠未必重遣三津聘于唐國不知島嶼之人東西窺利偷學官印假公牒用備斥候之難自逞貨泉之遊然兩國相通必無詭詐使非專對不足為憑所司再三請以政刑章用但姦類主司務存大體舍過責功恕小人荒迫之罪申大國寬弘之理

彼此何妨况貞觀中高表仁到彼之後惟我是賴唇齒相預其來久矣事須牒太政官并牒菁州量事給過海程糧放還本國請處分者奉判準狀牒太政官請垂詳悉於是詔切責三津續日本紀五年悌隆為其臣金明所殺謚僖康明年金陽誅金明立金祐徵其歲卒謚神武子慶膺立三國史記明年其臣張寶高東國通鑑遣使獻方物八年敕太宰府云新羅張寶高去年獻馬鞭等寶高為外藩



之臣私貢方物稽之舊章不合物宜以禮防閑早從返卻其隨身物願得交易者聽之更給程糧放回九年新羅李少貞等四十人至筑紫大津太宰府遣人勘問李少貞等言張寶高死其副將李昌珍等欲圖叛亂武珍州將閻文發兵討平之但恐逋誅餘賊忽至貴朝擾亂邊境若有舟船至此不執文符者請切命所在推勘收捉又言迴易使李忠楊圓乃是張寶高子弟所遣請速發回仍賣閻文

上筑紫府牒狀而來廷議曰視少貞所賣牒無上太宰府文即知少貞奸詐往來欺妄國家者也今令李忠等與少貞同行者此何異以迷獸投餓虎也請先責還少貞等其後放回李忠等從之張寶高所攝島民呂糸等投化因告筑前國司文室朝臣宮田麻呂奪李忠所賣雜物乃詔太宰府勘問錄其所取雜物悉還與之給糧資放還是歲太宰府奏曰新羅朝貢其來尚矣而起自聖武皇帝之代



迄于聖朝不用舊例常懷奸心苞茅不貢寄
 事商賈窺國消息方今民窮食乏若有不虞
 何用防之伏請新羅人一切禁斷勿令入境
 敕曰德澤洎遠外藩歸化專禁入境事似不
 仁宜比之流來給糧放還商賈之輩飛帆來
 者所賣之物聽民間迴易事畢速放卻十二
 年新羅送我漂流民五十餘人至太宰府續
本後紀 文德帝齊衡三年流民三十人至太宰
 府給糧放還文德天安元年慶膺卒謚文聖
實錄

金誼靖立清和帝貞觀三年誼靖卒謚憲安
 金膺廉立三國史記五年僧無著普嵩清願
 等三人流民五十七人及細羅國人五十四
 人至丹後因幡博多等處細羅人言語不通
 其長頭尿烏舍僅知文字書答曰新羅東方
 別島細羅國人也敕所司給程糧放還八年
 太宰府馳驛奏肥前國基肆郡擬大領山春
 永語同郡人川邊豐稻曰與新羅人珍賓長
 共入新羅國造兵弩器械圖攻取對馬島同

謀者四十餘人，十一年太宰府言新羅賊乘船二艘，至博多津，盜取豐前國年貢絹綿，卽時發兵追之，遂不獲賊。十二年對馬島人卜部乙屎麻呂爲捕鷓鴣，至新羅境，新羅執繫之獄。乙屎麻呂視造大船，竊問守衛卒，答曰：將攻對馬島。乙屎竊脫禁，逃還告其狀。因敕曰：新羅凶賊，託事賈販，來爲侵暴，不收蠶尾，將行毒螫，須令緣海諸郡及因幡伯耆等國嚴謹守備，尋敕太宰府新羅人潤清宣堅等

三十人，及管内所在新羅，給食馬入京。府司奏曰：蕞爾新羅，凶毒狼戾，迺者對馬島卜部乙屎被執彼國，脫獄逃還，告彼練習兵士之狀，彼疑其計洩，於是差遣七人，詐稱流來，竊伺聲息，凡垂仁放還尋常之典，若狡奸往來，當加顯戮，加之潤清等，僑寓積年，能知國家事，今若放歸者，示弱於敵也。且管内所在新羅之口，及其後稱投化而來者，內皆懷逆謀，若有外難，必爲內應，請準天長元年格，不論

新舊并遷陸奧空閑之地、絕覬覦之奸心、從
乏、是歲分移潤清等二十人于諸國、筑後權
史生佐伯直繼得新羅國牒上之、告太宰大
貳藤原元利萬侶與新羅國王通謀、乃以直
繼附檢非違使、敕太宰府逮元利萬侶及浪
人清原崇繼中臣年麻呂等、至于京師、大内
記安倍興行爲推密告使、十五年新羅船一
艘至對馬島、即時放卻、十六年金四金五等
十二人至對馬、速放還、三代實錄十七年膺廉卒、

謚景文子金最立、光孝帝仁和元年最卒、謚

憲康、弟金晃立、三國史記、東國通鑑、太宰府言、新羅國

使判官徐善行錄事高興善等四十八人乘
船一艘、至肥後國天草郡、問其來由、答曰、前
年漂蕩、適著海岸、厚賜官糧、得歸本鄉、今欲
奉謝仁恩、故賫國牒信物來朝、因命府官加
檢省、府官奏曰、徐善行等寄事於奉謝、牒貸
相兼、而惟有執事省牒、無國王啓、其牒不納、
函子、以紙裹之、題言新羅國執事牒上日本

國其上踏印五字、謹檢先例、事乖故實、仍錄牒文、并貨物進奏、敕曰、新羅包藏禍心、覬覦邊徼、須懲其姦慝、以從重法、然朝家好仁、不忍措之刑、因釋全其首領、府宜速發回之、三代實錄四年、晁卒、謚定康、女弟曼立、時弓裔甄萱等作亂、國內騷擾、三國史記、甄萱自稱新羅西南都統、指揮兵馬、制置持節都督、東國通鑑宇多、帝寬平六年、新羅賊船四十五艘來寇、對馬島、守文室善友擊破之、射殺賊三百餘人、

獲船十一艘、及甲冑、大刀、弓矢、梓楯等物、醍

醐帝延喜二十二年、甄萱使輝岳至對馬、扶桑

略記奉牒於太宰府曰、伏思當國仰貴國也、禮

敦父事、情比孩提、唯甘扶轂、執鞭、豈憚航深

棧險、而自質子、逃遁、隣言矯誣、一十年之盟

約斯渝、三百歲之生靈、到此、春秋不云乎、親

仁善隣國之寶也、魯論語曰、不念舊惡、是宜

恩深含垢、化致慕羶、今差專价、冀藏卑儀、因

敕太宰府牒移曰、都統甄公、內撥國亂、外守

主盟聞彼勲賢孰不欽賞然任土之琛藩主
 所貢朝天之禮陪臣何專代大匠而採刀慕
 庖人而割肉雖誠切攀龍猶嫌忘相鼠縱宰
 府忍違金闕之前而憲臺恐安玉條之下仍
 表函方物即從却迴宜稽之典章莫處疎隔
 過而不改如其餘何但輝岳遠疲花浪漸移
 葭灰量給官糧聊資歸路今以狀牒本朝曼
 文粹卒謚真聖金嶢立弓裔自號泰封甄萱稱後
 百濟嶢卒謚孝恭無子國人立朴景暉為王

卒謚神德子朴昇英立泰封諸將立王建為
 王國號高麗弓裔敗死昇英卒謚景明朴魏
 膺立甄萱將兵攻魏膺殺之謚景哀金傳立
三國史記
 東國通鑑延長七年春新羅船至耽羅島交
 易海藻等物漂至對馬島島司坂上經國厚
 加賑給遣檢非違使秦滋景通事長岑望通
 送還于全州甄萱時有數十州地自稱大王
 謂滋景曰萱有宿心欲以三韓職貢之例奉
 日本國前年已獻方物輸忠款而以陪臣貢

大日本史 卷之三十五 列傳 三十一
調即被回却、今已稱寡人、是以欲重陳丹誠、
修前貢、而今卿等至此、萱之幸也、辭色甚悅、
留望通、放滋景先歸、使其臣張彥澄贈書經
國、謝送還漂民、夏復遣張彥澄來、并贈書太
宰府、彥澄將赴于府、經國拘而不遣、彥澄懇
曰、本國嚮化之情切、故重差彥澄來、布誠款、
而貴府拘而不遣、使人何所復命也、經國不
聽、遣人送書於太宰府、府即申于太政官、太
政官處分命府及島司報書絕之、其略云、人

臣之禮、何有踰境之好、前援溺頂之危、適成
授手之惠、非是求隣好、唯爲重人命而已、至
貢調之禮、藩王之所修、非人臣之可私、縱換
千萬之面、何得一二其詞、爰守典法、所贈方
寄、不敢依領、既從却歸、彥澄等給資糧放廻、
扶桑略記金傳立八年、遂降于高麗王王建、新羅
三國史記滅、是歲朱雀帝承平五年也、
東國通鑑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三十五終

